

书刊选介

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《医学篇》简介

江苏省常州市中医医院 屠揆先



屠揆先老中医近影

《医学篇》是“古欢室医书三种”之一。作者曾懿,又名伯渊,女性,清咸丰至光绪年间,华阳县(今并入四川双流县)人。

历代中医著作,自周秦迄明清,文献甚众,但多是男子所写作,极少见到女子之著述。整个封建时代,妇女之精于诗文者有之,通于医理者却罕见

能如曾懿之通晓医籍,并有临证经验者有几?何况曾懿为当时之官绅眷属,更为难能可贵!其著作中虽有些是重复前人之学说,但亦有不少是作者的心得,并具有她独到之处,可资吾人学习和借鉴。本书可能由于刊本不多,流传不广,同道中知之者较少,现一并简要评介。

(一)

据书序,本书成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6),作者时年五十四岁,刊于光绪三十三年之长沙。书凡两册,木刻本。上册四卷:卷一包括脉论,舌色论,温病、伤风、伤寒辨论,春温、温热、温疫、温毒、暑温、湿温、温疟、秋燥、冬温等治法;卷二为温病传入中焦治法;卷三为温病传入下焦治法;卷四为伤寒论治。下册四卷:卷一杂症;卷二妇科;卷三幼科;卷四外科,则属分科论治。

本书作者认为:金元四大家皆有偏胜之处,甚推崇叶天士、徐灵胎、吴鞠通、王士雄、费晋卿等,云:“皆能运化古方,以治今人之病”。尤其服膺吴氏之《温病条辨》,称:“妙在顾人津液,不专攻伐。”又说:“懿身经四次温症,得以转危为安,皆得力于斯书者居多”(均见本书上册序二)。故在著作中,很多采用吴氏之学说和方药。作者不仅重视温病伤津,更能重视病后阳虚,特别提出:“温病愈后,面色萎黄,舌

淡,不欲饮水,脉迟而弦,不食,阳气虚也,小建中汤主之”(上册卷三温病传入下焦治法)。由于温病高热期间,多用寒凉,邪退之后,有时确会出现上述现象。但由于温病是阳邪,往往很不容易考虑到病后阳虚。因此,可以说作者对温病治疗的整个过程,认识很全面。

曾懿对运用成方,往往不局限于原来的主治条文,能灵活应用。例如用养阴清肺汤治喉症中说:“阴虚之人,易感温毒,如白喉、赤喉、喉痹、喉蛾、喉风等症,惟有养阴清肺汤,最为神效。惟世人只知白喉忌表,必喉中生白,方敢用此方,殊不知赤肿均可用”。例案:其子患喉痛,发寒热,为阴虚感时邪,遂以养阴清肺汤中加连翘、银花,以竹叶心为引,服之立效,痛热均除(上册卷一温毒治法)。又在用葶苈大枣汤治支饮上壅,肺气不降,呼吸难通之条文后附说:“此方(对)湿、饮、腰胁痛不可忍等症神效……”。外子酒湿黄疸,每发必先右胁痛,且肢冷,医用辛温服少许更甚,服此方即愈,此经验良方也”(上册卷三温病传入下焦治法)。运用葶苈大枣汤治胁痛黄疸,是前人从未有过之经验,也是一个新的重要启示。很可能所治愈的发作性右胁痛黄疸,是现代医学上的胆石症。

作者观察和分析症状细致而深入。例如用表药发汗时,观察汗的性状有:“凡患邪重者,每用表药所出之汗,必有一种异常热蒸臭味,出至清汗,病即愈矣。故云:得汗即止后服者,令出邪汗,不令出伤津液之汗也”(上册卷四伤寒论治)。诚属经验之谈。关于眩晕病,以头晕而目黑者,作为阴虚或血虚;头目眩晕,能侧卧,不能仰卧,坐起反好,卧则更眩者,为脾湿停饮上泛;头眩如登云雾,泛泛欲吐者为肝风;头脑晕痛,头筋红起者为胃热。同一头眩病,由于头晕发作的情况不一样,其病因即不同,读此深有启发(参见下册卷一杂证头眩诸条)。半夜口干,大都作为阴虚水亏治,而作者另有新说:“治半夜口干舌燥,至咽喉无丝毫津液以润之。此症人必为(谓)是阴虚液枯所致,或用滋阴药不效,又用参麦汤不效,今试验知

其故，系肺气闭塞，不得升降之故。试问有人患此者，必系鼻息有一边不通，唾(睡)着时必张口睡，故口舌干燥。如闭口睡，则无干燥之象矣”(下册卷一杂症)。由于本书的启发，使我更进一步体验到老人肺气不足者，往往睡时张口，故多半夜口舌干燥之症，非独阴虚也。

(二)

曾氏之自制诸方，有的用药较新颖或精要，有的配合巧妙。如治肺热鼻渊、鼻流浊涕、头眩衄血之清肺饮，重用丝瓜藤烧灰(存性)冲服，以清络利窍。又如积饮咳嗽之三仁汤证，附制涂饮散。此散之配制，系用野干术一两切片；另用甘遂四分、白芥子四分、大戟四分、枳实一钱，煎水去渣；炙干术，再加沉香五分煎水，同炙研末如鼻烟色(原文可能刊误，似应为再加沉香五分同研末)，磁瓶收贮，勿令泄气。寓逐饮于补脾利气，攻不伤正，洵良法也。治阴症喉痹方，用药精要而服法巧妙。她认为：“虚寒喉痹，顷刻而起，痰在喉中，响如打鼾，舌白不肿，此缘喉痹，误服凉药所致，如再延迟，痰塞鼻喉，不可救矣”。其处方：上肉桂心、炮姜、甘草各五分，“共归茶碗内，用开水冲入，仍将碗顿(炖)于开水内，时呷药一口，慢慢咽下立愈。此方余三十二岁亲历此症，甚危险，即用此方，见效甚速。后遇此症，以此方救好数人”。更有一方，值得推崇，即丹参饮(丹参一两、檀香一钱、砂仁一钱)“治心胃诸痛多效，妇人更效”(以上均见下册卷一杂症)。此方能和血利气，以之为基本方，按病人虚、实、寒、热，配合一些其它药物，用以治多种心痛、胃痛，当有效果。特别要提出的是丹参用一两之多，在清代中医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。现代治冠心病之心痛，用丹参较多，曾懿能在八十余年前，从临床观察中得出用大量丹参为主以治心痛、胃痛，确实难能可贵，值得后人钦佩。

(三)

本书还有一个特点，是作者非常重视民间经验。在治法中介绍了不少有效单方。在治膈噎症中记有一段事迹：“前在皖北闻一弁云，昔日从军至汴省，中途得膈噎病，能饮不能食。遇一集镇以大锅煮鸡十余只卖者，因口渴即市其汁饮之，味浓而极鲜，食下即达于下焦，不似前之饮水(食)，格格不易入，遂连购数碗饮之，则渐能进食。此后每食，必用鸡汤煮粥食之，胃膈即开，病即愈矣”。后来，曾氏遇此症，用浓鸡汁不加盐，略加姜汁饮之，亦效(下册卷一杂症)。民

间单方经曾氏试用有效者还有：治黄疸用青壳鸭蛋敲一小孔，纳朴硝于孔中(缺用量)，纸封炖熟，日二服。称为“一补一消，治黄疸甚效”(上册卷二温病传入中焦治法·治黄疸单方)。小儿久泻，用山药粉二钱冲服(先叔父屠士初治小儿母乳不足，营养不良，消瘦腹泻者，常用淮山药粉每日两汤匙，加糖少许，水调，蒸熟成糊状，分二、三次服下，连服三个月，小孩即转肥硕)。小儿脾虚咳嗽，食少，发黄，用山药切成小块，煮烂和糖带汤服食，“最能益脾胃而止嗽”(张锡纯亦用山药治脾肺虚弱之咳嗽。以上两条见下册卷三幼科)。面生瘰子，用地肤子、生明矾煎水洗，再用狗尾草捣烂涂，“数日落尽”。治偷针眼用食盐三钱、明矾二钱，泡汤洗之效。喉痛，日间不痛，夜间痛甚，咽喉红赤，但不肿不起白泡者，为阴虚喉痛，用甘枸杞一两，煨瘦猪蹄肉食之，据云神效(下册卷一杂症)。又介绍安胎奇方：墨鱼四两，略洗盐味，老母鸡一只，杀净，将墨鱼装鸡腹内，炖烂食之，“永无小产之患”(下册卷二妇科)。有流产史者，预服此方，以避免在孕期服用其它安胎药物。食治胜于药治，因孕期多用药，往往对胎儿不利。曾氏所誉为“奇方”者，似可供临床上参考。

清代咸丰至光绪年间，西方医学卫生知识初进我国，尚未普及，曾氏已关心及此，故书中提到“节劳以保脑力”，“时吸新鲜空气以保肺气”，“运动使血络(脉)流通”等(上册卷一伤寒温病原由)。尤其在“妇科”开卷即说：“……昔者女子幽囚于深闺之中，不能散闷于外，非但中怀郁结不舒，即空气亦不流通，多病之由职是故也”(下册卷二妇科)。曾氏生长于封建时代，不仅医学知识广博，思想亦较进步。

(四)

读完本书整个著作，亦不乏可议之处，如“痢疾已成，忌用黄连，服之倒胃不食”(上册卷二温病传入中焦治法·通利汤条)。此说殊不可信，只要是湿热之痢，方中配入黄连，有何不可？另外，曾氏反对用参苏饮：“每见时医喜用参苏饮为虚人发表之用，殊不知即虚人既患风寒，亦宜用表剂表出其邪汗”(上册卷一温病伤风伤寒辨论)。当然，体质虽虚，而虚的程度并非严重者，固可如曾氏所说，如年老体衰，或体质极虚又兼感风寒者，用攻补兼施之参苏饮，未始非良法，岂可厚非！总之，著书立说，难免有偏向之处。反正，读书之道，取舍在己。本书还有一个缺点，刊版时可能校对不严，文字上有个别难以理解之处，只得存疑。